

街景(之五)

残雪

就入睡了。早上起来草席子上有你流下的汗。

“小小,我帮你占了位。今晚还有西瓜,用井水泡在那里。你准备蚊香吧。”

麻子的好消息让我乐得两眼发光。

我们放好竹床,点上蚊香,就开始吃西瓜。西瓜并不甜,没有熟透,不过确实泡得很凉,很爽口。我的印象中那时的西瓜都是生生的,可能是瓜贩子从外地运来,

通常摘得较早。长沙不产西瓜。摇着蒲扇躺在路边,我们的心情特别好。啊,星星出来了,那些最亮的先出来。再过一会儿,整个银河都出来了。这时我就会想,要是不进屋,一直躺到早上,该有多好啊!每晚我都要想一轮这事,但每晚还是回屋里去睡了。就连麻子这么调皮的女孩,也只好乖乖地回屋里去了啊。

“小小,我刚才听到路边

茅屋那里有东西在叫。”麻子压低了声音说。

“呃?”我的声音更低。

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“会不会是鬼?我出来时看见茅屋的窗台上放了一顶草帽。”

我想,我前后左右都有人,怕什么呢?就算那鬼要来抓小孩,我也不是睡在最边上的那几个嘛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,麻子在撒谎,她比我胆大,也许在找机会戏弄我呢。可不要上她的当。见我不吭声,麻子又试探我说:

“你觉得世界上有没有鬼?”

“不知道!”我气冲冲地回答。

“才比宋玉,貌若潘安”,这是流行于民间和戏文里的口头禅,是对一个男性的高度评价。其中的潘安,名潘岳,字安仁,河南中牟人。关于他的美貌,数个典籍均有描写,如《晋书》《文心雕龙》等。潘安是旷世美男,但笔者以为,更值得人钦佩的是他为官方面的建树。

潘安做河阳县令时,致力于改善百姓生活,动员民众大力植树栽花,特别是在黄河泛滥区种植,既减缓了洪水,又美化了环境。其管辖境内桃李成林,花果飘香。后人遂用“河阳一县花”等代称潘安,喻一个地方之美或地方官善于治理。如庾信的《枯树赋》:“若非金谷满园树,即是河阳一县花。”李白有诗:“河阳花作县,秋浦玉为人。地逐名贤好,风随惠化春。”清代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中:“家近洛阳之县,不愿栽花。”都是后世对潘安的美誉。

潘安在任河阳县令时留下了许多美政传说,如浇花息讼和栽树立誓。相传他受理民事纠纷有时在花园中进行。原告和被告都要先到花园中合伙抬水浇花,水桶是尖底,不能平放,故两人打水、抬水、浇花都必须通力合作。通常一番辛苦之后,双方的对立情绪减弱,这时,潘安把双方叫到一起,管一顿饭,而后商谈解决问题,判定是非曲直。由于和县令同坐共餐,双方大都服其判定。此举甚得百姓拥戴。

潘安治理地方政通人和,受到当地百姓的称颂和拥戴,称他为“花县令”。几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受众人之托,献翠柏一株,并附诗一首:“根深枝叶翠,河阳百姓心。岁岁盼峥嵘,代代留芳馨。”潘安很高兴,亲手将翠柏植于官衙前面,并立誓做清官。“栽树立誓”的事很快传遍全县,百姓挑水路过这里,常停下来给小柏树浇水,数年后小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。几年后,潘安调离河阳县,百姓夹道欢送,依依不舍。后来,相传每遇潘安调任,柏树都自动转向,朝向潘安做官之地的那一枝会重新长出绿叶。潘安去世后,此柏四大枝中只有一枝常绿,且相传每60年轮换一枝,故而被人称为“转枝柏”。百姓说,“转枝柏”是以独特的方式礼赞纪念潘县令。



表姐和姐夫经营着一家肉摊,支在菜市场最热闹的拐角。表姐勤快,铁案子擦得锃亮,挂钩上的五花肉、前腿肉、排骨齐齐整整。每次路过,总能看见表姐穿着沾了点油星却整洁的围裙,两手在围裙上随意搭着,腰杆挺得笔直地站着——从清晨开市到中午收摊,那把放在案角的折叠凳,竟从没见过打开过。

我很不解。生意再好,也不至于顾客络绎不绝吧,怎么就不能坐下来歇口气?“你一坐,顾客就犹豫了。”表姐笑着解释,说话时眼睛还瞟着路过的行人,“人家怕你正歇着,不好意思打扰,脚步就挪去别家了。我站着,他们就愿意过来问价。”

原来这站着,不是傻等,是给顾客递去的一颗定心丸。表姐站在那儿,手里或许还会顺手理理案上的肉,或是把砍刀归置好,那副随时能为顾客服务的模样,比任何吆喝都管用。有次我特意在

菜市场,看到那些站着的摊主,我总会想起表姐。他们或许不懂什么经营之道,却凭着最朴素的心思,用一个站姿、一份随时待命的认真,守着自己的小生意。这世间的红火日子,从来不是凭空来的,是肉案前不肯坐下的坚持,是汗湿了衣衫也不松懈的韧劲,一点点积累出来的。

重视环境建设的『花县令』

上官李军

百草园

于昌伟

所谓成功,无非就是你身边的人,因为有你而感到快乐。

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

一个方向看去,那是前后错落的屏,怎么也不肯给我的目光让路。我处之地,我的故乡,像一个个小小的盆地,四面环山绕峰。我总是期待,期待故乡

去,那是高高低低的波浪线,作了天与地之间的切割。顺着